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萧 红

XIAO HONG

代表作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

端午节，一向是同屈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在今天也会勾起我们对于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优秀的女作家萧红的怀念，因为七十多年前的这一天，正是萧红的诞辰。

屈原和萧红的生活时代、身世与创作特点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他们在各自的动乱年代中的忧国忧民之心，他们各自所遭受的苦难，却都是一样令人感动；他们所留下的文学遗产，也都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当然，与那位天马行空的古代诗人屈原相比，萧红在文学天地里飞翔的羽翼要显得纤弱。但萧红与现代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息息相连，这一点又使人感到她更亲近一些。她的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在经历了历史的风雨之后的今天依然具有魅力。

近几年来，萧红的作品已经再版印行，对萧红的研究更是兴盛，其规模与影响甚至超过了某些比她更享盛名的作家。自一九八一年以来，在萧红的故乡相继举行了三次萧红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在海外汉学家那里也引起了重视与反响。《1982中国百科全书》的“文学研究”一栏里，“鲁迅研究”之下，并列了“萧

红研究”一项，难怪许多人说，现在是“萧红热”！

萧红的命运和她的文学创作至今振动着人们的心弦；新时代的年轻一代作家，对萧红的创作，对她那不迷信前人，主张“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的观点怀有浓厚兴趣。萧红的文学遗产，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着同我们新时期的文学相辉映，同读者的需求相一致的地方。这些，就是萧红创作弥足珍贵之处。

二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小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我在北平，

正是吃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这首题为《春曲》的小诗是萧红的处女作，写于一九三二年。这位春天的歌者，这时在人生道路上已经历尽了坎坷，备尝了人间的辛酸。

萧红本名张乃莹，一九一一年的端午节生于黑龙江呼兰县。母亲去世早，她受继母的虐待，父亲的冷落，使她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样的处境养成了她倔强不屈的性格，并使她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所了解。一九二七年，萧红去哈尔滨读中学。萧红在这

萧红开始接触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读鲁迅、冰心和茅盾等作家的新文学创作，并且梦想着做一个女画家。可是由于家庭的包办婚姻，使她被迫退学，心中十分痛苦。一九三〇年冬，她毅然离开封建家庭出走了。

萧红抱着对幸福的天真向往，寻求着爱情和安身之地，但结果，饮下的又是一杯生活的苦酒。她曾在寒冷的冬天的哈尔滨街头流浪过，夜无归处；又曾作为宿债人质困居于一家旅馆，坐守愁城。在这不幸遭遇中，她与萧军邂逅相遇。那时萧军也是一个流浪者。他成了萧红《春曲》的第一个读者。他们成为风尘中的知己。正如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所说，这是“两种向顽强的旧社会作战的战斗力的结合”。从此，他们携手跋涉，共同去叩文学的大门。

那时，哈尔滨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曾是一座国际都市。文化活跃，报刊繁多，除了中国的新文学创作之外，俄国与苏联的文学作品也在流传。“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从沈阳迁至哈尔滨，为了进行抗日斗争的宣传，十分重视文化工作。因此，这里文人云集，创作活跃，成了东北作家群的摇篮。萧红就是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成长脱颖而出的。虽然她仅有初中的学历，但在开手创作的第一年，就在哈尔滨和长春两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二十余篇作品，成为东北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一九三三年十月，她与萧军自费印行他们的小说、散文选集《跋涉》。其中收有萧红的六篇作品。《王阿嫂的死》是萧红的第一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一对青年农民死于残酷的封建压迫与剥削的悲剧。接着，萧红写了表现农民觉醒反抗的《看风筝》和《夜风》，以及取材自身生活经历的一些作品。一位文学新人的初作，往往显示着作家艺术个性的萌芽，并预示着未来创作的发展。萧红

的最初创作使我们看到了她如下的特点：

首先，她忠实于表现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与感受，关注劳动人民的命运。不论是写农民的苦难，还是写自身的遭遇，都倾注一种真挚的感情。一九四二年出版的《满洲文艺年鉴》中，评论《跋涉》说：“作者的创作态度决不是观念的虚构与浪漫的幻想，而纯粹是在现实中提炼素材。作者的生活体验，是很丰富的吧，并且凭着他们前进的世界观，从他们笔下写出来的人物，都是一种下层的被毁灭与损害的人们生活奋斗的故事。”这里指出了萧红早期创作的基本特点，说明她的创作起步于现实主义之路。

其次，作为女作家，萧红对于妇女问题表现了特别的关注。她在写农民的生活，描绘农民在封建剥削下生死无常的悲剧时，着重表现了妇女悲惨的命运。这是萧红在以后写作《生死场》时进一步表现的主题。王阿嫂这个人物，就是《生死场》中不幸女性形象的维型。

第三，萧红开手创作，便同时发表小说、诗与散文。她也作画。她善于溶化各种文体的艺术特征，来写自己的作品。她以散文的笔法写小说，不追求曲折的戏剧性情节，而以对日常生活的动人描绘取胜。她的散文又写得富于诗情画意。这种写作风格，在萧红以后的创作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

由于《跋涉》所表现的鲜明的政治倾向，致使这本书印出后即遭日伪当局的查禁，并危及作家的安全。一九三四年夏，萧红与萧军相偕离开哈尔滨，经过大连，乘船赴青岛。从此，开始了萧红生活与创作的一个新时期。

三

青岛，对于来自沦陷的东北的萧红来说，就是“祖国”！这里的绿水青山，给了流亡者以感情上的慰藉。她在这里写完了她的第一部重要作品——《生死场》。这是萧红的心境比较轻松愉快的一个时期。

一九三四年十月，萧红同萧军离开青岛去上海。鲁迅一向以扶植文学新人为己任，对于萧红的文学命运更是特别关心，推荐她的文章，介绍她同茅盾、巴金、聂绀弩、叶紫以及史沫特莱等作家相识。萧红开始在上海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作品。而后，在鲁迅的支持下，她的《生死场》终于出版了。

《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是自费“非法”印行的。但是，它出版后的影响是不寻常的。鲁迅在《生死场·序》中，简明中肯地评价了这部小说的优点：“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都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因此，它使上海滩的读者感到新奇和震动，报刊竞相评介，誉为中国文学“难得的收获”。著名批评家刘西渭，竟会因为未能给《生死场》写作评论而引为遗憾。《生死场》使萧红成了引人瞩目的左翼女作家。

《生死场》的成功，在于它本身的优点，也在于它出现的时代环境。它虽是一部中篇，但作品背景广阔，展示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即“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民的命运。作者以各种人物的活动，构成了一幅幅富有乡土特色的生活图画。

在这部作品中，萧红着笔较多的是女性的形象。王婆是一个经受了生活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而保持着坚强性格和反抗精神的

人物。她因儿子被官府杀害，而在悲痛与绝望中服毒死去，已经被装进棺材，却又奇迹般地活下来。十年后，村里组织秘密抗日活动，她积极活跃，又默默忍受了女儿牺牲的悲痛。这是《生死场》中活得最坚韧、挣扎得最顽强的一个人物。

金枝，是萧红寄予深切同情的重要人物。这个农家少女所追求的爱情的欢乐是与不幸同时到来的。她以一种越轨的方式与成业相恋，但成业只是凭男性的本能爱金枝。十年后，金枝成了寡妇，到哈尔滨谋生，又受尽了凌辱而归。作品着重地表现了金枝身为女性的不幸，她的青春与爱情受到了粗暴的对待。作品中另一个过场人物——打渔村最美丽的姑娘月英的遭遇，也大致如此。萧红如此描写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来自她对北方农村生活的忠实观察，其中也寄托了对自己身世不幸的忧愤。这些，给作品增添了凄楚动人的力量。

《生死场》在艺术上虽然有薄弱之处，不过却也显示了萧红的创作个性。她有丰富的生活感受和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也熟悉自己所写的人物，但在表现东北沦陷前后这样广阔的历史背景方面，她的艺术概括的力量就显得很不够了。萧红又是一个醉心表现自己生活感受与观察的作家，不大注意精心组织小说的故事情节，因此，《生死场》的结构给人以散漫之感。但在另一方面，萧红却象一个高明的写生画家，善于以鲜明的笔触描写北方农村的自然风光与农村的日常生活。比如，农民对于牲畜的感情；二里半那只山羊引起的风波；女人们在一起戏耍闲谈的欢乐；农民那种带有原始色彩的恋爱生活；还有他们在家破人亡之后为追求生存进行的反抗，都描写得细致而生动。这些，都显示了萧红的创作才华。在以后的创作中，萧红概括生活的能力大有提高，她的艺术手法渐趋成熟，而她的艺术风格仍是沿着《生死场》所开创的

道路发展的。

虽然，《生死场》描写东北人民抗日行动的内容比较薄弱，还不如对农村日常生活悲剧的描写那样真实生动，但就唤起当时读者的抗日的民族感情来说，已经是足够了。这种情况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似乎这部作品的意义及其成功，就在于它写了抗日的主题。长期以来，不少评论总是把《生死场》同反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小说《八月的乡村》相提并论，从抗日文学的角度来赞扬它“尽了号召抗日的的作用”，但却又求全地责备它只写了“自发的斗争”，没有表现共产党对抗日斗争的领导。这样地评论《生死场》是不尽符合作品的特点和萧红的创作意图的。萧红意在反映东北沦陷前后农民的命运。农民在沉滞的旧生活中苟安于残酷的封建剥削与贫困，王婆为了缴纳地租将一匹老马卖进屠场，赵三组织“镰刀会”抗租，很快烟消云散，这同叶紫笔下二十年代的湖南农民是多么不同啊！这种差别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革命的春天来到南方的山野时，北方的雪原还未解冻。直到日本侵略者的屠刀在面前举起，他们才迈开脚步去找义勇军。就表现东北人民的觉醒与反抗来说，《生死场》同表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八月的乡村》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毕竟有各自的特点。《生死场》中写得比较鲜明的人物，不是抗日的英雄，而是多灾多难的农民，如金枝、王婆。萧红生动地描绘出她们的悲欢命运，引起读者的唏嘘、同情和共鸣，这是《生死场》的成功之处。

萧红在上海时期写的作品，编成了散文集《商市街》和散文小说合集《桥》。这些作品，显示了萧红在散文创作领域里的才华和成绩。

《商市街》写的是萧红与萧军早年共同度过的一段艰难生活，

书名取自他们当年在哈尔滨住过的那条街道名字。《商市街》实际上也是萧红的一部重要作品。一九三六年，聂绀弩说到萧红的文学成就时，就把《生死场》与《商市街》相提并论。《商市街》不仅提供了萧红、萧军这两位东北作家早年生活与创作的生动材料，而且对于研究萧红的创作风格，了解她在艺术上的探索，有重要的意义。

《商市街》是自叙传，从中可以看到三十年代初日伪统治下东北城市生活的风貌，看到下层知识分子生活的状况。占作品中心地位的，是一对年轻的恋人在生活中的挣扎和奋斗。三年后，萧红在上海回忆这段生活时，发出了令人酸辛的感叹：“只有饥饿，没有青春”。但是《商市街》的动人之处，不光在它唤起了读者对萧红身世的同情，更主要还在于两萧在困苦的生活中相濡以沫的感情和不屈服于恶劣环境的奋斗精神，在于萧红的那一枝富有才情的笔所表现的艺术力量。

楼梯是那样长，好象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其实只是三层

楼，也实在无力了，手扶着楼栏，努力跛着两条颤颤地，不属于我

似的腿，升上几步，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欧罗巴旅馆》）

全书是以这样的一段文字开始的，它把一个人因饥饿和倦怠而生的软弱感，雕塑般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为她没有钱去买一个面包，不禁产生了“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的幻想，而当她嗅到了诱人的麦香时，却又产生了恐惧：“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这种极端饥饿者的心理，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验，也只有最善于描绘人的感受与心灵的艺术家的才能如此鲜明有力地描写出来。《商市街》在艺术上的独创，在于对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动人描绘，把人的感受、欲望、为潜意识所支配的行动描写得缕缕分

明。萧红把自己内心的欲望高度形象化了，因此给人以历历在目之感。作家不用特意的渲染，而是用冷静的语调，仿佛叙说着生活中最平常、又最不忍述说的事情。象萧红其它作品一样，《商市街》是以情动人的，而在表现方式上又更细腻、含蓄，有更丰富动人的心理描绘。

《商市街》是《生死场》的姊妹篇，这两部作品，一部以对客观现实的描绘，一部以表现自我，显示萧红的艺术才华，代表了萧红创作的春天。这两部作品虽然描写了生活的种种苦难，特别是《生死场》写了不少人间惨剧，但却表现出一种蓬勃的生气与力的美。这一点，恰好代表了萧红前期创作的思想与艺术风格。

四

一九三六年春，萧红以《苦杯》为总题，写了十一首失恋的抒情短诗。最后一首写道：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天的梦，

昨夜的明灯。

萧红怀着这种痛苦的感情，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离开上海去日本。在异国，她孤独得“象一片树叶”。而从她写给萧军的数十封信里，可以看到她仍然怀着一片痴情。但是，后来两萧还是未能在共同患难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一九三八年春他们在临汾劳燕分飞。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可是萧红是否由此从孤独和痛苦中解脱出来了呢？对于这一点，她自己后来回答得很清楚：

“和萧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T（指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在个人生活上，萧红痛感未能摆脱身为女性的不幸。一九三八年秋武汉失守前夕，萧红孤身来到重庆，过了一年多稍微安定的写作生活。后来，为了求得较好的写作环境，她在一九四〇年春迁往香港。萧红一生是在漂泊中度过的，而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她孤身去日本，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香港含恨离开人间，她生命的最后几年的生活尤其动荡，怀着一种无所依傍的孤独之感。虽然，在萧红的个人不幸中蕴藏着社会悲剧的内涵。

她在漂泊的生活中依然执着于文学，写作勤奋。在流寓日本的半年中写了小说集《牛车上》和其它一些散文。抗战期间，她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在上海“八一三”抗战中，曾到被轰炸的市区采访，写作通讯与散文（《失眠之夜》）；在武汉，她参加了《七月》杂志的工作；她应邀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扩大了生活的视野，在创作了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战士生动的艺术剪影（《黄河》）之后，萧红更加执着于文学创作。她写下普通民众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念和热烈渴望（《朦胧的期待》），画出那种逃跑主义者懦弱自私的嘴脸（《逃难》、《马伯乐》）。她眷念故乡，表现北中国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的痛苦呻吟和反抗（《旷野的呼喊》、《北中国》），同时又追溯历史，描写她童年见闻的旧生活的悲剧（《后花园》、《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她还写作了许多散文，包括《回忆鲁迅先生》这篇重要的回忆录。有些作品，萧红是辗转于病榻之际写的。在战时的文苑中，萧红属于多产作家之列。

一九三五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曾引用裴多菲的诗句：“他是苦恼的夜莺，……苛待他罢，使他因

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鲁迅就此评论道：“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即裴多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萧红就象“苦恼的夜莺”，用自己全部的生命歌唱着。当然，首先是民族的灾难，浇灌着萧红的创作园地。同时，她也在自己的创作中收获了个人生活痛苦所结的果实。也许，生活的苦酒使她忧悒愁闷，某些作品给人以寂寞和压抑之感，不象前期作品那样富有生气和引人注目。然而，萧红后期的创作，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她前期的创作，而且她所表现的生活也较以前更为广阔，留下了她在思想和艺术上走向成熟的足迹。

在萧红的后期作品中，《逃难》和《马伯乐》是标志她的创作发展和风格转变的代表作。萧红过去的作品很少用讽刺笔墨，这两部作品的风格特点则是幽默、讽刺的。萧红过去作品的人物面貌一般比较单纯，鲁迅在《生死场·序》中，曾以“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委婉批评了作者描写人物的手段还比较弱；《逃难》和《马伯乐》，则在刻画人物的性格上，显示了萧红艺术才华的新发展。《逃难》中的何南生是马伯乐形象的雏型。萧红突出地展示这类人物的特点：胆小却又机警；讲求万事有个准备，而只为着“逃难”。特别是《马伯乐》这部长篇小说，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上展现了主人公的“逃难”表演。随着战局的发展，马伯乐从上海至武汉，奔重庆，一路逃去。萧红在动乱的生活里见惯了那些毫无民族责任感、毫无抗战热情的逃跑主义者的嘴脸，通过艺术概括写出的何南生、马伯乐这类讽刺性的形象，显示了作家鞭挞抗战中丑恶事物的热情。

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领域里，《马伯乐》是一部颇有异彩的

作品。“五四”时期，鲁迅的《阿Q正传》是世界讽刺文学之林的杰作。此后，师法鲁迅讽刺艺术的代表作家可推张天翼。张天翼在抗战期间写的讽刺短篇《华威先生》曾有深广的影响。萧红的《马伯乐》在小说艺术上也有师法鲁迅的地方。萧红尽力写出一种性格，一个典型，马伯乐性格鲜明，栩栩如生。读《马伯乐》，令人联想到《阿Q正传》。这两篇小说在描绘形象上有些相似之处，即突出人物异常鲜明的性格特征，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物的整个灵魂；刻画形象有夸张和漫画的手法，而内容异常真实。《马伯乐》在艺术上的弱点是，有些描写琐碎重复，结构也显得松散，作者仿佛兴之所至地写下去，而缺乏应有的节制。尽管如此，《马伯乐》仍然代表了萧红小说创作的进步。萧红写出了一种“马伯乐性格”，这种“性格”的劣根性，如胆怯、自私、逃避国难，自视甚高又盲目迷信外国，清谈终日，不务实际等等；也象阿Q的性格一样，至今仍有镜子的作用，可以照出某些人灵魂的阴暗一角。这就是马伯乐形象的生命力所在。

代表萧红后期创作文学成就的，还有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短篇杰作《小城三月》等。

萧红和东北作家群的其他作家，取材上大都以表现东北故乡的生活为共同特色，既有反映东北人民现实斗争的作品，如《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大地的海》、《边陲线上》等，也有回顾历史的作品，如《第三代》、《呼兰河传》、《科尔沁前史》、《混沌》等。萧红流寓日本时写的《家族以外的人》，描写了童年回忆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有二伯。后来，萧红在短篇《后花园》中又描写了童年回忆中的另一个人物——穷磨倌。这两个人物都重见于《呼兰河传》中。由此可见，写作《呼兰河传》是萧红酝酿已久的。这并非是她“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的

表现，而是因为呼兰故乡在她的漂泊生活中经常魂牵梦绕，是她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

萧红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以童年生活的回忆为线索，写北国的自然风光，写故乡小城的历史、风俗民情以及旧生活的悲剧。作品给人一种沉重甚至哀怨的感觉，但并不软弱无力。它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揭露封建主义旧传统、旧道德、旧风俗对于善良而愚昧的群众心灵的毒害摧残。作品的批判锋芒是尖锐的。在艺术形式上，它有点象作者的自传，又是用散文的笔调写的小说，有浓郁的抒情，又有幽默与讽刺。茅盾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呼兰河传》是一部风格独具的长篇创作。从本书所选的《家族以外的人》和《后花园》两个短篇中，大致可见其风貌。

如果从创作风格的完美和艺术成熟的表现着眼，萧红伏身病榻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小城三月》，更值得重视。这篇小说在取材上同《呼兰河传》一脉相承，而在艺术处理上，则显然不同于《呼兰河传》那种散文式的写法。《小城三月》虽是忆旧之作，但萧红十分重视对人物形象与生活环境的描绘，使这篇作品脱去个人生活忆旧的色彩，将人物的典型意义鲜明地突现出来。

《小城三月》写的也是女性的悲剧。女主人公翠姨悄悄地恋爱了，可是她绝望地将恋爱的秘密深藏心底，仍旧任人安排自己的命运——订婚、办嫁妆……。她除了拖延着婚期，未表示出反抗；或者说，她软弱而决绝的反抗只是一死，只能将自己的恋爱带到坟墓里去。比起鲁迅《伤逝》中敢于冲出旧家庭，同所爱的人结合的子君，比起冯沅君《旅行》中同恋人外出旅行的女学生，《小城三月》中的翠姨的确不象“五四”后的新女性。或者说，

萧红无意以“五四”时代新女性的形象来写翠姨。在作品中，萧红以充满诗意象征的语言描写了北方姗姗来迟，又匆匆而去的短暂春天，并且细致而精确地写出了翠姨的生活环境：时代的春风总算吹到了遥远的北方，青年有了到大城市读书的机会，男女之大防的界限稍微松弛一些，这个闺中少女也呼吸到了解放的气息。但封建传统依然牢固地盘踞于现实生活中，婚姻仍按封建常规包办，男子也不能自由地去访问小姐。翠姨受到春的呼唤与蛊惑，却没有冲破传统束缚的力量。翠姨悲剧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她的软弱，而且在于周围的环境以及她所处的地位。她没有外出读书的机会，又是个受人鄙视的改嫁寡妇的女儿。这都是她的不幸，她自知“命不会好”。萧红就是要写出一个在新时代的春天将临，而仍然生活在残冬之中，听到了春的呼唤，却没有力量迎接春天的少女的悲剧。《小城三月》是对于封建旧传统的控诉，又是一曲对于被埋没的青春的挽歌。这部作品展示出，越是在新时代将临之际，旧生活摧残人的悲剧越发令人怵目惊心。

萧红对于女性爱情的命运常有一种悲剧感。这自然同她个人生活的不幸有关，从《生死场》中写金枝的遭遇，一直到《小城三月》写翠姨的死，都表现了这种悲剧性。这说明，萧红总是在自己的小说中忠实而深刻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心灵历程的。

五

在七十年代，美国出版了一本《萧红评传》。在这部专著的结尾，作者葛浩文谨慎而又不无倾向地写道：现在还难于对萧红的文学历史地位下一个“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断语”，但至少可以说，她留下了传世佳作，因其“历久常新的内容及文采，终久